

Jean-Christophe Grangé

[法]让-克里斯朵夫·格朗热/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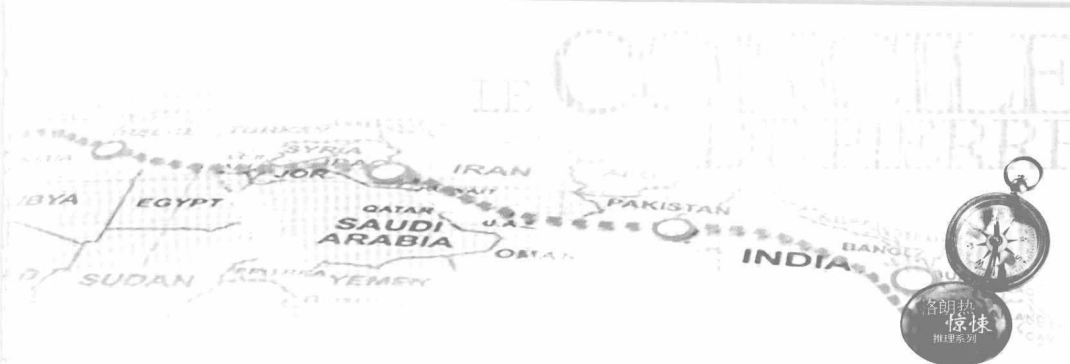
张真奇/译



秘石议会

LE CONCILE
DE PIERRE

珠海出版社



Jean-Christophe Grangé
[法]让-克里斯朵夫·格朗热/著
张颖绮/译

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: 19-2006-02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石议会 / (法) 格朗热著; 张颖绮译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80689-662-4

I. 秘… II. ①格… ②张… III. 推理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5363 号

Le Concile de Pierre

©Editions Albin Michel S.A-Paris 2000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lbin Michel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., Ltd. Beijing, China

秘石议会

© (法) 让-克里斯朵夫·格朗热 著 张颖绮 译

终 审: 李一安

策 划: 潘杜鹃

责任编辑: 潘杜鹃 王薇

装帧设计: 刘海啸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s.net

E-mail: zhcbs@zhcbs.net

印 刷: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.25 字数: 226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8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662-4

定 价: 1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主要出场人物表

黛安·狄柏

西碧·狄柏

露西安（卢先）

查理·韩里金

艾瑞克·达盖尔

罗夫·范肯恩

派克·蓝格

伊沙贝·康朵耶

马克·维洛

迪耶·罗曼

乔凡尼·桑提

动物行为学家

黛安之母

黛安的养子

黛安的继父

儿童医生

用针灸为露西安治病的神秘者

警察局探长

学者。擅长金三角地区种族研究

卡车司机

人类学家。生物统计学和人种遗传学专家

意大利大使馆专员

第一部

証 美

1

算一算时间，黛安·狄柏有 48 个钟头。

她得从曼谷机场转国内班机到普吉岛，接下来，往北行到安达曼海滨的达瓜巴镇。在那里的旅馆过一夜，隔天清晨 5 点再度整装上路。中午时分，她将抵达缅甸边界的拉廊，在那里深入红树林，完成这趟远行的目的。之后，再沿相同的路线往回走，好在隔天晚上搭上飞往巴黎的班机。时差助她一臂之力，巴黎时间比泰国慢五个小时。1999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，她可以如常上班。精神饱满。

但是往普吉岛的班机迟迟未到。

事情不如她所预期。

黛安冲向洗手间，她的胃在纠结。她隐隐作呕，心里想：“一定是时差害的，和我的计划没关系。”下一秒，她吐了起来，吐得喉咙烧烫。血液冲击着她的血管，她的额头冰冷，心脏在胸腔某处鼓鼓跳动，整个胸膛在震颤。她盯着镜子。她的脸色苍白。在这个满是黑发矮小女人的国度里，她的鬈曲金发显得格格不入。而她高大的身材，从青春期就困扰她的这副身材，也更加引人侧目。

黛安洗了脸，洗过挂在右鼻孔的金环，再戴回雅痞味的小圆框眼镜。她回到过境室。身着 T 恤，她走路的身影就像漂浮的幽灵。她觉得空调冰冷刺骨。

她又细读荧幕上的班机资讯，没有飞往普吉岛的班机消息。她往前走了几步，目光停留在墙上的告示。以英文和泰文标示的警句：凡持有违禁药品者，一律枪决处死。就在同一刻，两名警察走过她身后。卡其制服，荷枪实弹。她紧咬双唇。这该死的机场，所有一切在她眼中都充满敌意。

她坐下来，试图压抑住颤抖。这个早晨，已数不清是第几次，她又回想起这次旅程的种种细节。她得成功才行，这是她的人生，她的选择，她不会两手空空回到巴黎。

下午 2 点，往普吉岛的班机总算起飞。黛安浪费了五个半钟



头。

她在那里终于真正见识到热带气候，对她而言是抚慰。透着蓝彩的云延展到远方，银白的光点照耀天空。路旁苍白的树木摇曳，灰尘以不安的螺旋状扬起。特别是气味，青苔的气味，灼热的、令人窒息的、水果的、雨的、腐烂的，种种气味。生命的酣醉，超越界限，解体腐朽。黛安开心地闭起双眼，差一点倒在舷梯上。

下午4点。

她冲向租车公司，从服务人员手中抢过钥匙，来到车前。驱车上路后，雨开始落下。

先是几滴雨，接着是不折不扣的倾盆大雨，雨滴敲打引擎盖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。雨刷的尺寸不足以抵挡红色泥泞。黛安的脸紧贴挡风玻璃，手指紧扣住方向盘。

下午6点钟。

雨势在夜色降临前缓和下来，景物在黄昏暮色中闪烁着光芒。闪亮的稻田，棕色房子，头上顶着尖角的水牛。有时也会出现屋顶外翘、精雕细琢的寺庙。闪电不断的深黑天空，此刻在右方漫上一片红彩。

她在晚上8点钟抵达塔奎发，这才放松下来。尽管行程受到延误，尽管为此恐慌，她终究赶上了。

她在市中心一座高耸蓄水池附近找到一家旅馆，然后在挡雨棚下用过晚餐。她觉得舒服多了，再度落下的雨丝让她整个人神清气爽。

她们就在这个时候出现。几个浓妆的小女孩，穿着贴身迷你裙和窄小的无袖背心。黛安打量她们，高跟鞋折磨着她们的脚，但她们顶多12岁年纪。大厅另一头，几个金发壮汉已经在互推手肘，也许是德国人或奥地利人，肌肉像牛肉般厚实。突然间，黛安感受到他人的敌意，仿佛她的在场妨碍这个小世界正在进行的赌局。

她感觉怒火在喉咙烧灼。即便已年近30，她只要一想到性，喉咙就涌上一股强烈的恶心感。她头也不回走进房里，对这些屈从男人欲望的孩子没有丝毫同情。

她躺在蚊帐下，又想到这趟旅行的目的。入睡前，她再次看到机场的警语告示、警察制服和他们不离身的枪支，仿佛听到远处的武器上膛声，更远的地方，传来直升机的隆隆声响。

早晨5点钟，她已经下床，不适感已经消失了。阳光探出头，窗畔洋溢着绿意，就像一艘船的舷窗迎向草木的狂澜风雨。如果必要的话，黛安觉得自己有心情再深入丛林。

她再次上路，在近午时分来到拉廊。时间正如她预期的一样。她看到海，该说是一片蜿蜒于水生树木间的沼泽。这片沼泽迷宫在某处没入缅甸边界。一名渔夫一语不发接受载她一程，他们马上滑入黑色波浪。热气，光线，掠过眼前的大片绿意。黛安坚忍地承受一切感觉，她的喉咙干渴，皮肤被晒得发烫。

一小时后，他们抵达一片沙岸，一排水泥建筑矗立在岸边。她踏上沙地，像小女孩般志得意满。她到了，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她到不了的地方……

收容中心前方，一群小孩无视正午的酷热正在喧闹。黛安看着他们黑色的头发，稀疏睫毛下黑色的瞳孔。她走进中央建筑，要求见泰瑞莎·麦威尔。她浑身是汗。

一位老妇人现身，她穿着海蓝色粗针毛线衣，领口翻出的白色尖衣领，像支派饼的尖铲子。她银灰短发下的脸孔宽大温和，带着仿佛经年不变的猜疑神情。黛安表明身份。麦威尔女士领她走进一条天光透入的走廊，来到尽头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，里头除了一张桌脚长短不一的桌子和两把椅子，再也没有其他家具。

黛安拿出文件。泰瑞莎语带质疑：

“你没和丈夫一起来？”

“我没结婚。”

女人的脸孔紧绷起来。她紧盯黛安鼻孔的金环。

“你今年几岁？”

“快满30。”

“你不孕吗？”



“应该没有。”

泰瑞莎翻看文件。她低声咕哝：“巴黎的那些人不知在干什么……”接着她盯住黛安的眼睛，提高声调：

“小姐，你不符合规定。你年轻漂亮又还单身，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黛安猛地挺直身体。她的声音嘶哑，这两天还不曾开口说过话。

“麦威尔女士，我花了两年时间才来到这里。我填过一堆杂七杂八的文件，接受过无休无止的审问。我的过去、收入和私人生活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。我也接受了一连串体检和心理测验。我还得购买新的保险。我已经前往曼谷两次，花费大把金钱。我的文件完全符合规定，完全合法。我刚赶了 12000 公里的路来到这里，后天还得赶回巴黎上班。我们言归正传好吗？”

在这间粗坯水泥房里，沉默延伸开来，灼热得发烫。突然间，老女人满布皱纹的脸露出笑容。

“请跟我来。”

她们穿过一间吊扇呼呼转动的大厅。每扇窗前薄纱摇曳，空气里飘荡着消毒水的气味。成排的铁床间，各种年纪的小孩在大叫、玩耍和奔跑，几名舍监试图掌控混乱局面。孩子的活力似乎在迎战这里病后复原期似的甜腻气氛。一会儿后，她眼前出现可怕景象：残障的孩子，患有萎缩症的孩子，触目惊心的各种疤痕。黛安看见一个没手没脚的婴儿。泰瑞莎说：

“他来自印度南部的安达曼海岸。印度教狂热分子先杀了他的父母，再砍断他的手脚。他的父母是回教徒。”

黛安感到反胃。同时间，她脑中浮现一个可笑的想法：在这种闷热天气，这个女人怎么穿得住毛衣？泰瑞莎继续往前走。她们进入第二个大厅，又是成排的铁床，几个彩色气球漂浮在空中。泰瑞莎指着同挤在一张床上的几个女孩：

“她们是克伦人，父母去年都被活活烧死，就在难民营。他们……”

黛安紧紧抓住她的手臂。

“女士，”她低声说，“我要见他，现在。”

所长露出微笑，不带喜悦的笑容。

“他就在那里。”

黛安转过头，在大厅隐秘的角落看见她一生奋斗的目标。那是一个小男孩，正独自一人在玩皱纹纸带，她马上就认出他来，她曾收过几张他的拍立得照片。他的肩膀如此瘦弱，身上的T恤看起来就像被风撑大一样。跟其他孩子比起来，他的脸孔显得更为苍白。他看来非常专心，精神紧绷的样子甚至显得有些神经质。

泰瑞莎交叉双臂。

“他应该有六七岁大。我们哪可能知道他的年纪呢？我们根本对他一无所知，我们不知道他是哪里人，也不清楚他的过去。他大概是从难民营逃出来的，要不然就是妓女的孩子。我们在拉廊市街发现他，他跟一群乞丐混在一起。他老在喃喃自语，说的话没人听得懂。最后总算被我们听出来两个音，老是同样的两个音，‘Lu’和‘Xian’。大家叫他卢先。”

黛安想挤出笑容，可是嘴唇僵硬。她忘了炎热、风扇和反胃。她拨开还在飞舞的气球，在孩子身边蹲下，紧盯着他。

她喃喃说：“卢先？那么，就叫你露西安。”

2

黛安·狄柏小时候和别的小女孩没有两样。

个性热情积极，做任何事总是全神贯注、充满热忱。她玩耍的时候，总是低着头，神情严肃，大人都怕打扰她。她看电视的时候，那种专心的程度就像想把影像刻印到眼底一样，甚至连睡觉都像她自愿接受的行为，一个得全力履行的约定。就像她跟自己约定好，早晨钻出被窝时整个人会比前一天更有活力、更有精神。

黛安带着自信成长。夜里，她聆听睡前故事。她看卡通、绘本、木偶剧，透过这些七彩迷幻的滤光镜观看自己的未来。她的心



像羽毛般柔软，脑中的思想却像4月的雪在结晶，她确定自己幸福又快乐，知道在未来，会有一位风度翩翩的王子虏获她的心，舞会开场时刻来临时，会有一位神仙教母让她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命运都安排好了，只需要等待。

所以黛安等待着。

然而别的力量将她虏获。12岁的时候，她感觉体内涌现莫名的欲望。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胀大，浑身充满骚乱。她的憧憬不再轻盈，阴沉忧郁的冲动凿入她的胸膛，带来神秘难解的疼痛感。她跟朋友提起，女孩们冷笑，耸耸肩，不过黛安明白她们也有一样的感受，只不过她们选择用化妆或抽烟来掩藏。这些方式不适合黛安，她想正视现实。

另外，她也变得无比清醒。她觉得自己能够一眼看穿周遭人的谎言和妥协，成人的世界在她眼前彻底崩塌。小时候大家夸赞的模范大人，在她眼里都成了苟且、懦弱、虚伪、阴险的家伙。

第一个人就是她的母亲。

一天早上，黛安认定一件事，这个从她出生就独自抚养她长大的女人并不爱她，也不曾爱过她。西碧·狄柏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济于事，少女黛安再也不相信这个模范母亲的伎俩，她对母亲越发不信任。她的金发太亮，长得太艳，举止太性感。黛安一再检视母亲的种种做作行为，她认为母亲只在意自己的诱惑力够不够。只要有男人奉承，母亲就开始展露媚态；只要身旁有男人打转，母亲就笑得虚伪夸张。母亲的一切净是谎话欺瞒，净是工于算计和装模作样的表现。母亲这个人不过是一个集大成的谎言，她的生活不过是一种欺骗行为。

1983年6月，黛安去参加教母依莎·叶波的婚礼，独自回家的路上遭遇意外。这个事件成为她眼中的铁证。那天西碧挽着新情人的手离开，弃她于不顾。“意外”这个字眼并不符合真实状况，不过她把在诺卓镇小巷遭遇的事当做意外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她还是不愿去回想。那不过是一眨眼时间发生的事，她看见柳树的叶子和远方的灯光在闪耀，她听见风吹拂过风帽的咻咻声……她有时甚至怀

疑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，这时候她会轻触阴毛部位鼓起的疤痕。

少女不知道噩梦何以成真，不过她相信一切全是母亲的错，都是母亲的自私和冷漠害了她。母亲只在意情人们的结实臀部和饥渴欲望，对其余一切漠不关心。西碧不正是为了男人才让女儿独自回家的吗？她不是干脆忘记了女儿的存在吗？黛安那次遇袭不啻是铁一般的证明，决定性的证据。

黛安即将满 14 岁，她对西碧缄口不提发生的事。如果不让母亲知情，她的复仇将更完美、更成功。她独自疗伤，将痛苦与秘密一起尘封。她反倒要求母亲从下个学期开始让她住校。西碧反对了一下，不过是做个样子，最后答应她的要求。能摆脱这个笨手笨脚又沉默寡言的女儿，西碧想必雀跃得很。黛安已经开始在她的诱惑大业投下阴影。

沉默寡言，没错。黛安话不多。因为她总是在思考，从经验中汲取教训。真实的世界不过是暴力、背叛和不幸的世界。人类的生命以仇恨这个无可抑制的力量为基础，只要有一丁点机会，仇恨就在每个人内心燃烧。黛安决定研究这股力量，理解世界结构性的暴力，观察它，分析它。

她做出两个决定。

第一个决定，她准备在高中会考后进入大学研读生物学和动物行为学。她已经选好专攻的领域：捕食性动物。她特别想研究野兽、蛇甚至是昆虫的猎食和战斗技巧，那些让它们可以存活并宰制其他动物的技巧。这是她钻研暴力本质的方式。自然的暴力行为，不牵涉意识运作和外在动机，只是生命的基本原则。也许，这也是她将那次意外合理化的方式，以更广大、宇宙性的原则看待它，好减轻它带来的恐惧。

这是头脑部分。

身体部分，黛安决定练咏春拳。

在少林武术当中，咏春拳是最迅捷有效的拳法。据说这是由一位佛教尼姑发明的武术，适用于近身攻击。1983 年新学期一开始，黛安在学校所在的枫丹白露区找了一间武馆，报名参加训练。短短

一年的时间，她展现惊人天赋。她当时身高已有 1.75 米以上，体重却不到 50 公斤。身材虽然纤细，却能展现体操选手般的柔软度和超凡肌力。

眼见她的出色表现，几位师父提议传授她更深入的学说，包括武道。黛安断然拒绝，她不想听哲学或是宇宙能量那套理论。她只想打造自己的体格，和锻炼武器一样，她不愿再当任人欺负的少女。

她的回答让一板一眼的亚洲裔师父感到困惑。不过他们心里明白，她有摘冠潜力，不管谈不谈哲学，对他们来说，拥有黛安这样的弟子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训练加强，比赛不断。1986 年，黛安·狄柏摘下法国锦标赛青少年组冠军。1987 年，她获得欧洲锦标赛银牌，1988 年，金牌镀身。她总是迅速取胜，裁判目瞪口呆，而观众难掩失望。黛安总是亦步亦趋紧跟对手，眼光紧随她们的手，对手每每还在寻找攻击点，眨眼间已经被她抡倒在地。

这名年轻选手的前景看来不可限量。然而，黛安从 1989 年就不再参加比赛。她即将满 20 岁，像奇迹一样，她的脸不曾被敌手攻击，身体也没受过严重伤害。这样的好运迟早会用完，再说，她也达到目的。

她已经变成心目中期望的样子。

一个不好惹的女孩，最好保持距离以策安全。

3

当年的黛安·狄柏爱戴着超低重音设计的随身听，聆听“法兰基要到好莱坞”乐团的歌曲。她爱死了这个乐团。这个乐团处于多种显然相左的音乐潮流交叉点，却以独特魔法将所有风格共冶一炉。

“法兰基”由利物浦的一群小混混组成。它是一支后迪斯可风格的团体，结合节奏与地下舞曲的乐风足以让任何舞厅的气氛沸

腾。法兰基也是同志乐团体中，最疯狂的一支队伍。不断的嘶吼，狂野的扭动，就像刚从路易十三皇宫被放出的一群疯子在激烈示威。这个特点赋予这些乐手轻盈、变幻不定和敏捷的舞台表现。团里的第五位成员不弹乐器。他唱歌吗？他只是跳舞，他是舞台后方“永远在舞动”的那个人，不住扭晃着被皮衣包覆的锁骨。他们的音乐让黛安亢奋得全身颤抖，对，法兰基是迷死人的乐团。

但学生疯狂的夜生活，对黛安来说就止于随身听的音乐。她不出门，不去跳舞，不和任何人来往，专心啃读动物学的书。每晚，她窝在卡迪那区的小套房里温习康拉德·劳伦兹或冯·于克斯屈尔的著作，一边吞下麦当劳食物。

不过，就在那一晚，黛安决定放纵一下。

生物系最骚、最会放电的女孩娜莉在家里举办舞会，她决定插一脚。

付诸行动的绝佳机会。

弄明白的机会。

黛安日后常回想起这关键性的一夜。抵达圣米歇尔大道的石砌建筑，踏上铺着天鹅绒地毯的宽阔楼梯，四周的寂静，以及从上面楼层传下的低沉震动频率。她试着抑制心脏的狂跳，手里紧紧握住特地买的香槟。光亮厚实的木门后方传来的节奏强大猛烈，似乎可以震破墙壁。按下门铃时，她心里想：“没人听得到我按铃吧。”

大门马上开启，震耳的乐声席卷而来。她认出法兰基主唱哈利·强森的声音在吼着：“Relax! Don't do it!” 这是个好兆头，她最爱的乐团正陪她面对这次考验。脸庞瘦削、浓妆艳抹的棕发女孩站在门口扭动身子，正是女魔头娜莉本人。

“黛安？”她大叫，“你来啦，我真是超高兴……”

黛安露出虚伪的笑容，而娜莉正从头到脚打量她。黛安身穿一件珍珠纽扣的羊毛外套和黑色绒呢长裤——当时年轻女孩流行穿这种裤子。她在外头罩上一件厚重大衣，也是黑色。

“你穿睡衣套着棉被来啊？”娜莉冷笑。

黛安捏住对方的黑色丝绸洋装。



“今晚不是化装舞会吗？”

娜莉放声大笑。她抓过黛安手中的香槟，大喊：“进来吧，把大衣放到后头房间。”

里头的气氛正热到最高点。放好大衣，黛安来到自助餐台旁边。对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她来说，这个餐台是她的基地。她打定主意不碰酒，想保持清醒好面对任何可能状况。然而，无聊的一个钟头过去，她已经在喝第三杯酒。她小口啜着酒，不时瞥向舞池。

时钟的魔力开始运作。

即使没参加过几场舞会，她知道惯例。午夜揭开游戏的序曲。女孩们舞动、旋转，刻意甩动发丝、扭动腰部，而男孩们退居一旁。他们露出温柔的目光、短暂的微笑，一边处心积虑地开玩笑……

凌晨2点，气氛开始沸腾。音乐震天价响，酒精驱退拘谨。任何期待都有可能化为真实。男孩们开始行动，在人群中高声叫喊，选择着他们今晚的猎艳目标。又是“法兰基”帮忙炒热气氛。是《Two Tribes》这首节奏强烈的反战歌曲，黛安熟到不能再熟的一首歌。

这一次，她完全沉醉在音乐当中。她走进舞池，和大家一起舞动，一边留心不让自己瘦巴巴的长脚踩到别人。她感觉到几道目光，黛安几乎不敢相信。她个性羞怯，不过她知道别人碰到她反而会更胆怯。她的美貌、波浪长发和高大身材让追求者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可是在今晚，绝对会有几个莽撞家伙开口跟她说话。

此刻她觉得身体不停轻盈旋转，随着节拍翱翔。就在这时一个家伙抓住她的手，拉着她跳起摇滚舞步。全世界的舞池里总有这样的人，不管听到哪种音乐都坚持要套用复杂的舞步。黛安马上后退，对方紧跟不放。她举起手掌，面露威胁。不，她不跳摇滚舞步。不，休想拉她的手，谁都不准动她。年轻人大笑出声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
有一会儿，她在原地，盯着自己的手不放，仿佛那只手刚被男孩的碰触烧伤。她踉跄往后退，接着靠墙滑坐在地上。她的手摸索



秘
石
议
会

着，在地上找到半杯酒。她一饮而尽，然后紧紧握住酒杯，不再动弹。悲伤的情绪将她淹没。这一幕让她回想起残酷的事实，她无法忍受与人皮肤接触，不管是抚摸或轻碰都一样，她有皮肤接触恐惧症。

凌晨3点钟，更玄秘的音韵回绕屋中：萝瑞·安德逊演唱的《超人》。一首诡异的摇篮曲，夹杂着咒语般的呢喃喘息。最后一搏的时刻，一片昏暗，只剩几个人影孤单地随着单调旋律扭摆身躯。顽固的猎人，还有几个拒不认输的可怜女孩。

黛安打量这些萎靡面孔和微晃身影，她觉得自己正目睹伤残与垂死士兵横陈的浴血战场。她拿了大衣，悄悄沿着堆满空酒瓶的餐台往门口走。她的心已经在外头，想像冰冷空气将让她清醒过来，坦然正视这次失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手冷不防环上她的腰。

她弓起背，紧靠着餐台转过身。

三个男孩将她团团围住，全都满嘴酒气。

“嘿，各位，今晚的节日还没到最高潮……”

其中一人又伸出手。黛安倏地转身，面向餐台。她放下大衣，拿起一杯酒，假装在喝着。有一会儿，她以为他们已经走开，但是一阵酒气轻抚她的颈子，她手中的酒杯猛然碎裂。她的掌心压上沾有数个口红印的破杯子，感觉玻璃切割着皮肤。

“别烦我。”她低声说。

男孩在她背后发出窃笑。

“哇喔！哇喔！装高傲啊？”

热滚的泪水滑过镜架。她心里想：“别动手。”但是一个醉汉正凑近她耳边发出吸吮声，一边咕哝着猥亵的话。“别动手。”她又在心里复诵一次。然而她已经伸手摘下眼镜，将头发挽起。就在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一个男孩把手探进她的毛衣里，她感觉到温热的手指划过乳房，男孩一边冷笑：

“宝贝，可别引诱我……”

下巴的撞击声压过“噪音艺术”乐团的歌曲。男孩飞撞上壁

炉，脸被大理石边角划破。黛安刚用一记肘击打中对方。她心里才想着：“不要”，又一拳挥向第二个人的胸膛。对方应声倒向餐台，一阵清脆的撞击声响起，餐桌布被扯绉成一团。

黛安不再出拳。咏春拳法力求最快最省力地击中对手，第三个家伙已经逃得不见人影，她这才意识到四周围惊慌的脸孔和不安的低语。戴上眼镜，她惊愕莫名，倒不是因为暴行本身，也不是因为所引起的风波。她为自己的冷静讶异。

娜莉的声音从右边传来，她在狂吼：

“你……你疯了不成？”

黛安缓慢转向她，开口说：

“我很抱歉。”

她穿过房间，依旧喊着：

“我很抱歉！”

圣米歇尔大道的景象如她预期一样。

空无一人。空气冰冷。灯光明亮。

黛安流着泪往前走，既觉得羞辱，同时也获得解放。她得到所期望的证明，证明自己这一生永远会是边缘人，永远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。她再度想起那次的关键事件。

那残忍的一幕摧毁她体内自然的冲动，在她四周筑起透明、难以理解且牢不可破的牢栏。

她再次看见柳树和光线。

她感觉到嘴里的草，听到风帽的呼呼作响。

她在恨意中见到母亲的脸孔。

她虚弱地一笑。这一晚，她没有力气憎恨任何人。她来到艾蒙广场，喷泉在灯光下闪耀着光芒，在她左手边，卢森堡公园的树影婆娑。她心血来潮往上一跃，用手指触摸伸出公园栅栏外的树叶。

她感觉全身轻盈，仿佛永远不会再落回地面。

那是1989年11月18日星期六的事。黛安·狄柏刚满20岁，不过她心里明白，她已将少女岁月永远埋藏。